改革潮涌，三军奋楫争先

■何李林 徐永桃 本报记者 周 远

历史大潮，奔涌向前。1978年，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拉开帷幕。40年来，在中国激荡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在大转折、大机遇、大挑战的紧要关口，人们一次次见证了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引领下铿锵前行的政治定力和坚定信念。

凭栏观潮起，逐浪扬风帆。没有改革中的一次次抉择，就没有今天强军兴军的大好局面。翻开国防和军队改革40年的画轴，触摸着时代印记，蓦然发现，每一个关键抉择都事关改革大局，都见证着一代代军人的忠诚与担当，都回荡着伟大时代的磅礴交响。

高屋建瓴，军委机关刀口向内打头阵

人民军队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我军之所以始终充满蓬勃朝气，同我军与时俱进不断推进自身改革密不可分。

回望人民军队40年的改革历程，人们就会发现，每每在抉择关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以系统性思维谋划改革方案，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军事改革。

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伸出一个手指头，拉开了百万大裁军的序幕。人民军队改变过去依靠人数优势、进行大规模地面作战的思路，走上精兵之路。

2015年，习主席以恢弘的战略气魄领导推动国防和军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建设符合国情、军情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每一项改革都是一次抉择，而新的“四梁八柱”拔地而起的前夕，必然要回答一个问题：改革从哪里开始？

对此，中央军委以实际行动作出表率——最先动刀子的地方，是总部；最先精简整编的单位，是军委机关。

经历过百万大裁军的官兵清楚记得，100万的背后，有更精确的数字：当时的三总部机关人员，总参减少60%，总政减少30%，总后减少52%，他们以上率下，为全军作出了样子、立起了标杆。

历史，有时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抉择，首先从“龙头”开始。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启动以来，军委机关率先打响改革“第一炮”，拉开此轮改革的“开场大戏”，原四总部完成使命，军委机关15个部门走上历史舞台。

抉择，从来不是简单的选择。从“4”到“15”，不只是数字增减、名称改变那么简单，而是在结构重塑、精兵简政上迈出实质性步伐，让新体制尽快顺畅运行起来。

什么是担当？以巨大的决心勇气谋划改革是担当，冒巨大的困难风险实施改革是担当，选择刀口向内推动改革更是担当。抉择之中，感受的是阵痛，擎起的是强军火炬。

不打折扣，各级部队服从命令听指挥

改革如潮涌，后浪推前浪。

今年的中秋节，原陆军第27集团军机关大院门口，几位老战友相约回到这里。两年前，按照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命令，他们从河北移防山西，成为全军第一个因改革而进行部署调整的军级单位，“脖子以下”改革踏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每一次军队改革给各级部队带来的变化和影响都非同寻常；而每一次面对大考，官兵的回答都一如既往的雄浑激荡。

1998年，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前身部队转隶原陆军第54集团军不到1个月，就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赴长江沿岸抗洪抢险的命令，编制体制还在调整中的部队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圆满完成任务。

2017年，该旅移防的命令再次下达。横跨2省5市，涉及数千名官兵、千余台装备，规模可谓史无前例。出发的那天，千人百车，闻令而动，滂沱大雨也不能阻挡部队前进的步伐。

同年，西部战区空军导弹某旅官兵整建制离开平原沃土，前往大漠边关驻防，在改革强军的交响中，奏响属于自己的忠诚奉献旋律。

那段时间，“撤并降改”成为部队的热门词汇。各级党委尽管对老部队有感情，但都无一例外地坚决服从命令，“让撤就撤、让移防就移防”，在抉择面前，对党忠诚决不打折扣。

每一次抉择之后，都面临如何起步的难题。而每次面对横亘在部队发展面前的这场考验，他们决心不改：攻坚克难，闯过急流险滩。

成立伊始，西部战区一下子砍掉与联合作战指挥关联不大、作用发挥不明显的数十个指挥席位，对职能相近、任务交叉的席位“关停并转”。指挥席的“减法”带来了指挥效率的“加法”，情报预警、紧急出动等反应时间比过去大幅缩短。

移防当天，陆军某集团军坚持先战备、再办公、后生活，为确保指挥控制不断线，集团军领导宁可自己住办公室，也要优先构建功能完备的作战值班信息系统。

大潮奔腾，勇者无惧。如今，那支接到整编命令还去参加“98抗洪”的旅队，已组织数十波上千人次集训，多次召开转型建设座谈会，在边探索研究、边实践验证中不断创新、总结出的多个做法被上级转发。

攻坚克难，全军将士步履铿锵向强军

宁献一己之公心，聊捐绵薄之助力。

改革开放40年，人是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变量。无论是百万大裁军时的“大刀阔斧”，还是裁军30万人时的“转身之痛”，都在考验着军人的忠诚与担当。

1985年，军委领导找时任昆明军区政委谢振华谈话，征询合并整编后的成都军区主要领导人选，谢振华秉公推荐他人。军委领导又征询谢振华是否愿意去另一个大单位工作时，他态度坚决：“我愿意把位子让给较年轻的同志，对我的工作就不要再考虑了。”

今天，从将军到士兵，这样的抉择仍在续写。在真正的军人看来，与肩负的重大使命相比，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舍弃？

面对进退走留，他们没有犹豫彷徨，而是作出掷地有声的抉择，打起背包就出发，告别营盘和家眷，踏上追梦强军的新征程。

2013年年底，原某步兵师师长冯忠国因部队撤师改旅，由师长改任旅长。“还差一步就能当将军，降级当旅长还能有干劲吗？”面对质疑，冯忠国用行动作出回答。机关同志反映：老师长当旅长唯一改变的是工作标准更高、干事劲头更足了！

2015年的太行山下，二级军士长田秉义终于结束长达12年的分居生活，与妻儿在部队驻地安了一个家。没过多久，一纸命令，部队从都市移防农村。面对妻子的泪眼，田秉义轻轻劝慰：“家里的事重要，部队的事更重要。等我退役了，回来一定弥补上对你们娘俩的亏欠。”

面对两地分居，家属们没有患得患失，而是不畏艰难、坦荡无私，把丈夫的抉择当成自己的选择，用实际行动做到“你守卫着祖国，我照看着小家”。

空军某部军官费东和妻子刘娜，他们的婚期一推再推，好不容易办了婚礼，又因为部队移防，刚结婚就要分别。尽管如此，刘娜依然无怨无悔地说：“会给丈夫最温暖的怀抱，给改革最有力的支持。”

改革大潮奔腾不息，强军之路越走越宽广。拥抱新时代，阔步新征程，面对改革，全军将士忠诚而坚定，面对抉择，全军官兵义无反顾，他们用落子无悔的行动，高擎强军火炬铿锵前行……

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

■田明宇

“发现敌巡舰了！”2015年10月，在甲午战争中悲壮战沉的致远舰在黄海被考古学者发现，人们不由得再次反思当年部场给中华民族带来锥心之痛的战争。不少军事学家认为，清军在改革中只改“器”不改“制”，是造成甲午国殇的主因之一。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曾说：“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种持久的制度，使千万不要使它成为永恒的制度。为了成功，就应安试可能的事。”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外媒惊叹，“改制”是中国军队作出的“震撼数的抉择”。

“世界是在选择中改变的。”一个国家，在历史转弯处作出怎样的抉择，事关国运；一支军队，在发展关键时作出怎样的抉择，关乎兴衰。大革命失败后，我党作出武装斗争的伟大抉择，使中华民族从此有了对抗黑暗的强大力量、实现梦想的坚强保障和走向复兴的胜利之光；1950年10月，我党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抉择，力挽强敌打出国威，为朝中国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30多年前，我党作出我军百万的惊世抉择，我军从此迈上精兵发展之路……

进入新时代，如何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抉择是：改革！并且，改革的突破口放在了我军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上。此后，一项项振奋军心民心的改革举措，扬起时代变革之帆；长期制约我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在改革中得到不断解决。英雄的人民军队也在这场“规模最大、最为彻底”的改革中，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和作风形象重塑。

“每一个30万分之一的背后都是一个人、一个家。”改革是军队的选择，服从是军人的选择。一位诗人曾深情地写道：“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兵心横槊天下行，盘马穹弓待命来。”对中国军人来说，对党忠诚、听从指挥，是永不变度的忠诚选择。无论是移防搬迁、分流转岗，还是离职低配、转业退役，只要一声令下，每一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去，从无二话。离开繁华都市来到边陲小城，舍别父母妻儿走向阳生远方，在人民军队转型重塑的日子里，这样的离别画面感动着我们，也启示着我们：改革是自我革命，是换羽新生，更是壮士断腕，有个体之失才有整体之得，有局部之失才有全局之得，有一时之失才有长远之得。

如聚说改革之初，我们面对的是九曲四环的“河”，未来我们要跨越的将是波涌壮阔的“海”。

神龙跨海日方出，一鞭风雨万山飞。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但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改革的进程，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因为在我们的心头，始终回荡着激昂的战歌：“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

鼙鼓催征，崛起联合方阵

——南部战区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队伍创新实践纪事

■梁力强 孙炳祥

风起青萍，潮涌岭南。10月中旬，空军某场站正营职参谋王洪来到广州某部，参加南部战区直附属单位干部选调集中考核。这次选拔考核，对王洪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对南部战区而言，则是又一轮顺势而为、开新求变的主动抉择。

战区因战而生，选人必须向战而行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强调指出，坚持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工程，特别是要把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培养作为重中之重，努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整体水平有一个大的跃升。日前，习主席深入南部战区某指挥所，实地了解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构建运行情况，对战区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极大地激发了官兵备战打仗的热情。

“立起战区，关键在立人。”南部战区一位领导表示，早在上世纪中后期，美、俄等世界军事强国就开始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外军实践显示，一名优秀联合作战指挥员的成长周期约25年。我军培养联合作战人才起步晚、任务急，必须采取超常举措实现“弯道超车”。

和王洪一样，参加此次考核的人并不知道，这次战区选调干部，陆军出身的干部遴选比例仅为19.5%。纸面上写着的数字折射的是战区党委着眼新军事变革大势，立足战区机关联合特性，优化人才结构的坚定决心。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据战区干部局领导介绍，从军区到战区，指挥体制、职能使命、能力要求发生巨变，从哪里选人、选什么样的人、如何实现联合……这些都是战区组建后的当务之急。

人才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联合作战人才培养向何处走、往哪里落？战区面临着一次重要抉择。

“战区因战而生，选人必须向战而行。重塑首先是人才素质和队伍结构的重塑，军种构成必须跳出军区时代的大陆军思维，严格落实编配比例。”战区党委态度鲜明，在这一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我军实现了领导指挥体制的重塑，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总原则，建立了军委和战区两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战区作为本战略方向的唯一最高联合作战指挥“中枢”，必须一切为战，打造最强劲最灵敏的“神经元”。

“弯道超车”的第一步棋由此落在优化人才结构上。战区组建1年之后，机关师级以下干部超编比例就由16.3%降到3.5%，陆军干部超编总数下降22.6%。如今，战区机关干部联合特质凸显，局处领导中，各军种干部分布合理、正副职交叉搭配，初步实现优势互补、有效支撑。

每名联合军官都有成长路线图

去年5月4日，南部战区某保障队来自海军湛潭舰的对海作战长周正，收到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路线图。打开这份图表，周正发现，除了“基本情况”，重点突出“能力点”统计，还包含“欠缺点”“需求点”“培养点”，数据指标多达100余项，全面展现了周正的个人情况，并细致规划了他的成长方向。

事实上，在战区机关和各保障队，每名干部报到后都会收到一份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动态更新的规划路线图。

像周正这样，为联合军官构建成长发展链路，牵引人才选、训、管、用更加精准高效，是战区加强联合作战人才培养的一次尝试。为此，战区专门成立课题组，集中力量研究起草《联合军官暂行规定》《战区机关军官选调交流暂行办法》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保障队人才建设措施》。遵循人才成长规律，运用工程化思路和路线图方法，设计提出基本成长路径、跨越成长路径、首席参谋成长路径和特殊成长路径4条成长发展路径。

“有了成长路线图，培养起点在哪儿、目标是什么，联合军官怎么管、如何用、干部个人往哪儿走、何时晋升交流等一目了然。”干部局局长李传意说。

2016年9月21日上午，战区“强军大讲堂”迎来了一位重量级授课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成为。87岁的汪院士欣然接受战区邀请，精心备课1个多星期，围绕联合作战有关问题给大家上了生动一课。这是战区“依托岗位定课题、根据课题选专家”，着力打造“没有围墙的联合作战学院”的又一创新之举。截至目前，已先后有70多名军内外知名专家登上“强军大讲堂”。

“‘没有围墙’体现的就是开放性，为此，我们集聚全国全军优质资源，探索立足联合岗位培训新路子。”战区领导介绍，为从根本上解决“两个不适应”“五个不会”等问题，战区第一次召开党委常委会，就提出打造“没有围墙的联合作战学院”，创新名师授课、联动培训、开放教学模式，加快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训向纵深推进。

“从‘我设计你来学’到‘你提需求我安排’，从送到院校学到院校送课上门，开放式办学办训给联合作战人才培养带来了喜人变化。”联合训练局领导介绍说，在先期应急培训、认证上岗的基础上，他们精选送学培训，严抓自主培训，很多课题都是官兵主动点题。目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等院校领导亲自带队，深入战区调研参训再备课试讲，把课堂搬到联指一线，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

联合作战人才培养成效初显

岗位就是战位，战位就是学位。这是战区上下的一个共识。结合日常值班备勤，他们开展的“每日一题”“双学双练”和到军种跟演跟训等活动持续进行。短短两年时间，战区先后派出数百人次，参加军种数十场重大演训。随潜艇部队一同征战深蓝的联合训练局参谋胡刚感叹：“百闻不如一见。置身演训场，全程参与攻防对抗，才是理论通向实践，再升华为能力素质的关键一环。”

7月底，战区开展的一场机关首届“强军杯”体育比赛，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1个多月比赛的时间里，战区首长带头参赛观战，各局室各军种团结协作、奋勇争先，参与度、关注度节节攀升。

“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具有持久穿透力。”宣传局领导认为，联合文化是联合作战人才培养的催化剂。战区刚成立，他们就把培育联合文化放在突出位置，深入开展“三新”教育和合编合心合力大讨论，大力倡导“服从统一指挥，尊崇联合至上，主动团结协作，勇于自我牺牲”的战区核心价值理念，逐步形成了以“闻令而动、听令而行，为战而生、向战而行，按坚执锐、攻坚克难，勤苦任事、艰苦创业”为内核的鲜明精神导向。

前不久，南部战区联指高效指挥海空军和联保力量，紧急救治水墨礁病重渔民。有军事专家表示，此次行动表明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保障体系已经建立，联合作战人才建设成效初显。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人们欣喜地看到，南部战区在改革强军路上做出的坚定抉择，给成战区人才成长蓝图，一个向战而行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方阵正在崛起。

飞过6种机型，历经5次转隶，5次移防，“时代楷模”李浩——

一路赶考为强军

■口述：李 浩 整理：姚春明

有人说，人生最困难的不是努力，也不是奋斗，而是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选择并从事了自己喜欢的飞行事业。

37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中原大地。刚刚高中毕业的我，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在地方高校的“橄榄枝”和军校大门面前，我的很多同学选择了前者——在那一代人眼里，经济建设的大门已经打开——而我选择了后者。

4年后的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裁减员额100万，那时，我正要军校毕业。因为我是飞行员，幸运留队。

我很清楚，经济的发展或许可以预见美好的未来，但军队的职责使命意味着军人永远不能有安逸过日子的心态。

路是自己选择的，也是自己走出来的。事实正是这样。飞线斗机的30年里，多名战友遭遇飞行事故，早早离开人世，但这些从未阻止我和战友离飞远航。

2010年年底，我即将达到战斗机飞行员的最高飞行年限，这一次，爱人和女儿希望我能回到她们的身边安享生活。我告诉她们：“我还想飞！”

也有人劝我，飞了30年，从教练机飞到战斗机，从飞行学员飞成了空军王牌师飞行尖子。作为飞行员，该吃的苦都已经吃尽；作为军人，该得到的荣誉也得到了，何必再从头开始。可以说，此时，如果我不主动选择，没有人会强迫我离家几千里，改飞无人机。

转飞无人机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一来，我没有忘记是党和部队将我一步步培养起来的，特别是无人机这一新装备刚刚列装，正是用人之际，我不能这时候离开；二来，我有30年的飞行经验，刚好能够派上用场，如果现在不往前冲，党员和军人的价值又在哪里？

我坚信选择不会错！但回望来路，距离起点已是4000多公里。2012年以来，军队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我所在的单位也开始第5次转隶，并第5次移防。每一次都狂尘未洗，每一次经历是能让我大开眼界：“都有新‘家伙’出现！”

这几年，我和战友们操纵无人机完美完成多项“组杀”任务，成为“制敌方舱之中，杀敌千里之外”的中国面孔，内心的自豪油然而生。

于我而言，每次抉择都实现了人生的飞跃，自我的转型重塑，这是时代提供的机遇，也是历史赋予的荣耀。作为无人机事业的“第一茬人”，我明白，我们唯有以主动的心态去迎接转变和挑战，立足本职岗位拼搏进取，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练就过硬打仗本领，才能担起我们这一代军人的历史责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新型作战力量。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我深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装备用好，研究更多更好的无人机作战运用方法！

去年6月，我被组织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站在领奖台上，我很自豪、很激动，莫大的荣誉是组织的肯定，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同时我也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我心里很清楚，作为新型作战力量的探索者，必须始终保持勇往直前的状态和敢于担当的精神。今年1月，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我所在的试飞站闻令而动，决定在年度实弹打靶课目中，每一枚导弹至少要验证一项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打击方法。如今，年度定下的目标一个个都实现了，我们的无人机不断更新换代，战友们的眼界也变得越来越开阔。

与改革同向，与强军同步。自己赶上了改革强军的大时代，能亲身经历并见证改革强军的伟大征程，我由衷地感到幸福与骄傲！

军旅一辈子 “服从”两个字

——新四军老战士卢辉军旅路上的抉择故事

■刘 薇 卫 枫

冬日的北京，寒风微袭。一大早，记者如约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的一处军休所，见到了新四军老战士卢辉。

“现在的国防科技发展真是了不得啊！”看到记者进门，手拿报纸的他欣喜地指着“我国成功发射第39、40颗北斗导航卫星”的报道激动地说。

卢老的一生，壮阔恢宏。15岁入伍的他，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防科研一线从事研究和试验工作。离职休养后，他仍然一直关注着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

“读书看报，是他的一大乐趣。”卢老的女儿卢梅告诉记者，父亲每天都会翻阅报纸，看到有关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动向时，还会剪贴下来、做好记录，以便研究时备用。如今，在卢老的书房里，这样的剪报册已堆满大半个书橱。

俗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寿登耄耋更不易。而93岁的卢老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敏捷，腿脚灵活。跟人聊起自己的经历，卢老总是很感慨。他说，凡事多公少私、心态平和、大局为重，一切都会变得简单。

1955年的冬天，卢老至今印象深刻，正是从那时起，他的人生走向了另外一个轨道。率部参加完解放大陈岛的战斗后，被授予少校军衔的他本想以岛为家长期驻守，却被组织派往原南京高级步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人民军队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取得的进步。毕业时因成绩优秀，他被分配到原防化兵学校工作。

“当时，从南京调到北京，自己心里还是有些纠结的。”卢老回忆道，从个人角度来讲，自己已由海岛进入大城市，享受着校官待遇，爱人也随军，家庭生活温馨而幸福。但纠结归纠结，他告诉自己“一个人不能总是打自己的如意算盘”。

到北京报到后，组织让卢老负责教学任务繁重的化学系。期间，并不是专业出身的他虚心学习，一方面抓党组织建设，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完善教学工作。后因院校调整合并，防化学校新校址设到了浙江省江山县。一家人从北京大都市迁往小县城，卢老一如既往，心态坦然。

这份坦然伴随着卢老之后的多次选择。1964年9月，新学期开课不久，卢老正忙于研究课程改革方案，突然接到“去防化研究院工作”的通知，而且“限一周内去北京报到”。事发突然，但卢老反应如常。组织找他谈话征求意见，他表示：“从我个人来讲，搞教学工作已经六七年，比较熟悉，搞科研工作相对陌生。但作为革命军人，我服从党组织决定，再从头学习吧！”同年10月，他再次举家搬回北京昌平阳坊镇，到防化研究院报到。

此后，卢老多次率队到西北大漠执行试验任务，工作岗位也几经调整，但始终没有一句怨言。

1972年3月，卢老从西北回到原总参防化学技术研究所工作。1975年，时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后，各级开始整顿领导班子。卢老所在的研究所也不例外。

虽然对人民军队有着深厚感情，但当领导就转业一事征求卢老意见时，他还是做足了思想准备。卢老说：“跟军队发展大局相比，个人天大的事都是小事。既然组织作出了决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就应该服从。”

率运的是，上级党委后来撤销了所党委作出的让卢老转业的决定。又过了几年，部队大规模裁军，考虑到组织的难处，卢老主动申请离开领导岗位，从事顾问工作，直到离休。

卢老离休后更加怀念部队的生活。得空，他便通过报纸、电视了解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发展动态。2015年9月3日，作为新四军老战士方队中的一员，卢老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大阅兵。当晚，卢老翻出自己的老相册。今昔对比，令他思绪万千。他感慨地对家人说：“这老头子的想象力，已经跟不上人民军队的发展速度了！”